



晉察冀行軍

晉 察 冀 行

周而復著

東北書店發行

晉察冀行

著者 周而復

哈爾濱 佳木斯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甸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每冊定價 元

民國卅六年十一月一日初版，5000件

目錄

一	突過封鎖線·····	一
二	「東亞新秩序」寫照·····	一〇
三	人民新生活的多態·····	一四
四	聶榮臻將軍·····	一九
五	裝備落後的八路軍怎樣戰勝精銳的敵軍？·····	二九
六	人類公敵的暴行·····	三九
七	從村選看邊區的民主生活·····	四六
八	人民的勤務員·····	五〇
九	在煤井里·····	五四
十	地方性的聯合政府·····	五九
十一	貨幣的戰爭·····	六三
十二	稅收的革命·····	六六
十三	大生產運動·····	六九
十四	勞動互助合作社·····	七二

十九	一個勞動英雄的故事·····	七五
十六	新式家庭的成長·····	七九
十七	人民有了文化·····	八二
十八	鄉村文藝·····	八五
十九	在據點間穿行·····	八九
二十	從涇水到北平·····	九二

一 突過封鎖線

在晉綏解放區的邊境××莊，我們一行二十四個人，停留了三天。這二十四個人里面，有二十二個人，是由延安十八集團軍總部派到晉察冀解放區工作的幹部，我和黃君也是要到晉察冀解放區去的，就集中在一塊，好一塊兒過封鎖線。

過封鎖線的準備，我們早做好了。根據晉綏解放區八旅參謀長的意見（他在我們來到邊境以前，對我們全體要過封鎖線的人，做了一個報告。），我們把每個人的行李，減少到最低限度，用秤稱了。總共也不超過十二斤，因為我們身體很弱，又沒有作戰經驗，再多了怕抬不動。黃君帶了一本硬面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和『聯共黨史』，這是他兩本心愛的書，但怕過重，把硬封面都扯掉了，正文的天地也忍痛切掉了，他拿着這兩本像是在裝訂房里還沒裝訂好的書給我看，笑着說：

「輕多了，我怎麼累也要帶着它，死也不丟掉！」

我們每個人帶了三斤乾糧，是用晉綏解放區的特產物：筱麥炒熟的，裝在一個白布的細長的乾糧袋里。我們還帶了四兩鹽，這是護送過路部隊告訴我們的經驗：在封鎖線上和游擊區，常常買不到鹽，一個人沒鹽吃就沒有勁啊。此外，我們還怕鞋子丟了，在鞋幫上縫了兩個帶子，在脚面上一拴，任怎麼跑，鞋子也不好掉了。

吃過早飯，我和黃君兩個人正在炕桌上看封鎖線附近地圖，和敵人佔據村莊的名稱，以免掉隊錯

走進敵人的據點。支隊部的通訊員來了，我們跳下炕來，圍住他，知道他來了，一定有好消息。果然是支隊長找我們去。

支隊部就在離我們住處三十來步遠的一座民房里，支隊長住在左側面的一個密洞里，他給我們說：「今天可以過路了。」

派一個連和縣游擊隊，由支隊部政治處張主任護送我們過去，馬上吃飯就出發。我們聽了這消息，是又高興，又緊張，全都回來準備了。

晉綏解放區和晉察冀解放區，中間只隔着一條同蒲路的封鎖線，但，現在把它叫做封鎖線有點不恰當了，因為敵人的封鎖，已從點線擴張成爲面了，應該叫做封鎖面。在敵人勢力控制之下的封鎖面，有二百二十里闊，一般地需要一天一夜突過，突不過，是很容易被敵人包圍，追擊……

吃完飯出發時，縣游擊隊臨時有更重要的任務，不能護送我們。改派八區區游擊隊和支隊那個連送我們。這個區的游擊隊人數很少，只有八個人，火力也不強，全是步槍，而且，其中有一條槍常常卡子，打不響。支隊部的那個連，並不滿額，只有五十六個戰鬥員，有四個打擺子，還得留下；武器有兩挺輕機槍，一個擲彈筒。我們對這樣一支護送部隊不免有點懷疑起來：它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嗎？

張主任却很有把握地給我們說：

「我保險把你們送過去，我送過三十四次，連這一次，三十五次了，一次也沒有出過事。」他指着區游擊隊給我們說，「你們別看游擊隊火力不強，有了他們，過路更保險，你們看吧。」他說得那麼肯定和有把握，又不得不使我們這些沒有經驗的人，對他信任了。

沿着做爲汾水和漳沱河分水嶺的雲中山脈的山峯而下，是一條盤山的狹道，狹道左邊是深邃莫

潤的峽谷，密密雜雜地長滿着松樹、榆樹、棗樹……樹梢上浮着一層烟似的輕霧，我們這一支八十二個人的輕便隊伍，便在霧里悄悄地急行着。

下了雲中山的山峯，下面是一條鋪滿了鴨蛋石的山溝，踏在上面，幾個石頭發出軋拚的清脆的響聲。護送部隊在上面走着，就如同走平坦的土地一樣，我們這些人走起來就很吃力，慢下來了。走在我前面的黃君，一脚沒踏穩，身子的平衡馬上保持不住，差一點跌倒了，幸虧他手上有根手杖，支持住了。這一條山溝只有五里多地，我們却走了一小時，部隊不時在前面等我們。

出了山溝，走了十多里路，已經快黃昏了，我們走到了××村。村口放着四桶開水，桶旁邊圍着許多老百姓，在注視着我們。原來張主任派了偵察員先來，動員老鄉燒好開水等我們。部隊一進村，馬上就停下來，大家吃晚飯。

所謂吃晚飯，就是吃乾糧，我解開扣在皮帶上的一個白磁缸子，把繞在脖子上的乾糧袋的結子打開，倒了半缸子炒筱麥麵，先前我以為這種炒麵是不容易下肚的，現在走了五十多地，又有點餓，又有點乏，吃起來竟然很香，吃完一缸子又是一缸子。

吃完了馬上就走。前面是一條狹長的山谷，兩邊的山峯高聳着，使得谷里深沉而又有點寒冷。張主任指着兩邊的山頭對我們說：

『山那邊就是敵人的據點……』

我們聽了，大家都緊張起來，好像什麼突然事情會發生似的，脚步不自觉地都加快起來，但是張主任還是邁着均勻的步伐，一步步走去，很安然地說：

『不過，不要緊，上面有我們民兵的哨，敵人只要在林子里一集合，我們就會知道……』

我抬起頭來一看：山上並沒有哨。張主任大概察出我們的神情，接着給我們解釋道：「這是隱蔽哨，下面看不見的，不然，不是被敵人發覺了嗎？他們藏在山頭上，經常移動的。」大家緊張的心情又鬆弛下來，步子也就慢了。

矗立在四野的山峯輪廓逐漸模糊起來，暮色蒼茫了。在我們左前方的山峯背後，升起一輪明月，放射出清冽的光輝，模糊了的山峯輪廓，又顯出它明晰的身影。我們踏着皎潔的月光，順着一條陡峭的山路爬上去，爬到半山腰，是一座二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落，村口的斜坡上有一座小山神土地廟，廟前立着一棵兩個人抱不過來的大槐樹，我們就在廟前的斜坡上休息下來，張主任站在我們面前，小聲地說：

「……現在離同蒲路還有二十里地，一下了這座山，我們就要走進平原，過封鎖線了。大家要注意，不要拉距離，不要掉隊，不要說話，不要抽烟，要抽烟的同志，現在抽，用手把火光遮住，這個村就是敵人的愛護村，帶牲口的同志，趕快喂牲口，前面就不能喂了……」

初聽到這個村就是愛護村，沒有到過解放區的後方同志，便都警惕起來，好像這個村的老百姓也和別的村不同的樣子。經過張主任的解釋，這個村表面上雖然是愛護村，實際上是抗日村政權，全村沒有一個壞人，大家才又安心起來去準備。我和飼養員去招呼我那匹棗紅色的蒙古馬，解下鞍子上的料袋，把黑豆倒在廟旁的碗盤上，讓牠去吃，牠今天一晚，也和我們一樣，是夠辛苦的，牠背上馱着我的全部行李，有時候，我還得騎上牠走哩！

有烟癮的同志，這時都四散開來，躲在牆角落，用手蓋着發火光的烟鍋，拚命地一口口吸着。有的在喝水，有的在緊綁帶……

月光透過槐樹的枝杈間的空隙，照着斜坡上幢幢的人影，在悄悄地忙亂着。

張主任看大家已準備好了，便向站在他面前的這個村里的一個民兵問道：

「嚮導來了沒有？」

「馬上就來……」民兵的話還沒說完，村里便有人答道：

「來了！」

走出來的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農民，中等身材，有一臉絡腮鬍，顴骨很高，面孔輪廓明確而有稜角，一看就知道是個倔強的漢子。張主任看見他，走上來，拍拍他的肩說道：

「又是你去，村長，好，咱們走吧！」

隊伍靜靜地穿過了山林，爬到山頭，面前便展開漫無邊際的原野，只是對面在烟霧渺茫中，佔着月光，可以約略辨識出有模糊的山峯影子，那邊就是晉察冀的解放區了。我的心急速地跳動起來，恨不得一步就跨過這二百二十里左右的封鎖面。

在前面帶路的嚮導，是我們剛才休息的那個愛護村的第三任村長。這個愛護村，開始時敵人很

信任，但後來漢奸報告，村里常常有八路軍過，是村長招待和擔任嚮導的。敵人便對這村懷疑起來，對這村的連絡員每天到崗樓上去送信報平安，也就懷疑起來。因為連絡員總報告沒有八路軍過。敵人把所有懷疑和憤怒都集中在第一任村長身上。一天，敵人偵察出又有八路軍過，把村長叫去，問有無「紅軍」過路，村長說沒有，敵人立時帶着村長走到鐵路邊上，把村長捆在電線桿上，三天三夜不給吃一點東西，然後叫他自己去挖路邊挖一個坑，挖好了，敵人就把他砍了頭，埋在坑里。於是敵人又派了第二任村長，但是第二任村長依然抗日，而且很積極，敵人知道了，又捉去殺掉。現在跟我們帶

路的，便是第三任村長。當我知道這個故事以後，我趕到前面去，默默地跟他走了一段路，我發覺他是一個沉默果斷而又勇敢的人。我們慢慢熟了，我坦率地問他：

「村長，前任兩個村長叫敵人殺了，你怕不？」

「怕什麼？」

這一句反問，倒把我問住了，我就老實告訴他：「你不怕敵人殺你？」

「哦，怕什麼，敵人再殺死我，有第四個人出來擔任村長，還不是抗日，怕什麼？死是爲了抗日，也值得！」

從幾句簡單的話里，我體會出解放區那股不可戰勝的人民力量，走在我旁邊的，就是人民堅強性格像的代表！

隊伍一走進平原，在村長的嚮導之下，便進入迷離的境地，簡直是一個神秘的旅行：走了很久，沒有經過一個村莊，靈走的小道，田塍，河邊，有時竟從高粱地里穿行，這些地方，只有本村的人才會知道，外邊的人不僅是走不進去，即使竄進去了，也一定走不出來的。但村長帶着我們，走得頭頭是道，老是不進村子，平原上的村子却永遠就在我們四周圍。我們的脚步又是那麼輕捷，呼吸是低沉的，咳嗽聲也壓到最低限度，所以沒引起平原上的狗吠聲。我們在這謎樣的境地里穿行，如果不是借着月光和天上的星星，是一定不會辨出方向來了。

我們在一片高粱地里走了約莫二里多地，出了高粱地，橫跨一條大車道，就進入一條田塍道，只有一尺來寬，兩邊是稻田，上面漫起五寸來深的水，月光照着它，像一片明鏡似的。明鏡上垂拂着疎疎的田塍上柳樹的枝條。在這個小道上，人是可以走得過，牲口便有點勉強了。飼養員在前面小心地

牽着，後面還有一個人拉着牲口的尾巴，萬一掉下去，好立時拉起來，幸好我們這次過路，只有三匹牲口，都平安地走過了。

前面隆起一溜土坎子，不遠便是一個村落。我們沿着土坎子的邊沿，無聲地走去，忽然爬到土坎子上面去展望的偵察員縮回頭來，對張主任耳邊說了兩句，馬上就叫大家就原地蹲下來。大家不知道什麼事，便蹲下來。一會，土坎子上傳來響亮的馬蹄聲，劃破月夜的寂靜，馬蹄聲慢慢遠去而消逝了。張主任這才告訴我們：土坎子就是敵人汽車路的路基，剛才就是敵人騎兵巡邏隊過去，所以我們停下來，讓他們過去了，我們好過路。敵人雖然過去了，張主任還是謹慎地在公路橋上兩旁佈置了兩挺機槍，防備敵人回來。我們便在公路橋下，像一陣急風似的，衝過去，一口氣走了三四里地。

一會，隊伍慢下來，前面傳過來：

『向後傳：後面都跟上了沒有？』

『向前傳：都跟上了，沒有掉隊的。』

一個個傳過去，比較鬆散的隊形，頓時緊湊起來。走了不一會，前面又傳過來：『馬上就要過路，不要掉隊！』大家心情緊張起來，一個跟着一個緊緊地走去。不遠，同浦路像一條長得無比的大刀似的，把平原切成兩半，鋼軌在月光下閃閃地發亮。鐵軌上端站着兩個端着槍的戰士，他對我們說：

『快走，跟上隊伍……』

我們幾乎是踏着前面人的腳跡，一步也不落後的跟着走去，誰要是走慢一步，後面的人便催他：『追上去。』

同浦路的堅強的封鎖線，便讓我們這一支裝備得很差的小部隊突過來了。過了路沒有三里地，送我們的村長對那一帶便不熟習了，臨回去時，他對張主任說：

「你們好好走，咱們回來見。」他一人回去了。

一過路，在封鎖線上來往的八區游擊隊可活躍起來，他們像是村長在那邊一樣的熟習道路，帶我們在各個小道上穿行，走上一片棒子地里，他指着遠遠的一點燈光的村落對我們說：

「那就是敵人的據點，離我們不到三里地，」旋即他又補上一句，「不要緊，敵人不敢出來的，他經常吃我們的虧！」

在平原上，我們悄悄地急行着。

走到平原的盡頭，矗立在前面的是一座座山巒，幾度緊張之後，腿已經乏了，一聽說要上山，腿更覺得乏了，但又想馬上就到了山頂，又想休息，這是一個矛盾。體力上要求休息，環境却要求上山，一上山就比較安全了。有的掉隊，有的坐在路邊走不動了。

張主任叫戰鬥部隊在前面休息下來，等零零落落掉隊的人走攏來，他說：

「現在還是在敵人的勢力範圍之下，隨時可以包圍我們，同志們上了山，再好好休息……」

大家振作起來，走進山溝，向山上走去。一進溝，迎面襲來夜晚的寒風，一冷，倒反而精神抖擻起來，步子也快了。後面有幾個體質孱弱的同志，實在走不動了，我們的馬便讓他們騎，有的就抓着馬尾，借馬的力量，一步步上去。

上山的路，越走越暗，終於幾乎辨不清了，張主任傳下話來，叫我們一個拉着一個走，脚下已逐漸從黑暗中發起白來，天快亮了。

上了山又走了約莫二十里遠近，一向沉默的護送部隊有了談話的聲音，并且發出愉快的歌聲。我們在半山腰的一座村莊停止下來，張主任跑過來，笑嘻嘻地對我們說：

「同志們，平安地過來了！」

這時已近中午，將近一天一宿，我們突過了二百二十里闊的封鎖面，沒有一點意外發生。張主任催我們打水洗腳，好好休息，吃了飯：睡一覺，還得走，更經過四五十里地的「無人區」，才能夠到達晉察冀解放區哩！

二 「東亞新秩序」寫照

在一條廣闊的山谷里，我們踏着嶙峋的石子，在前進着。

雖然是在白天，但很奇怪，一路上竟然沒碰見一個行人。難道是我們出發太早了嗎？或者是附近沒有村莊嗎？我仰起頭來看：四面全是山，山裏有錯落的樹林，山裏傳來潺潺的泉水聲，這是唯一的聲音，連飛鳥的叫聲也聽不見。在我們前面約莫二三里光景，就有一個相當大的村落。

待我走到村口時，依然看不見一個人。

這個村正在大路中間，我們從村中間的一條大路走過去，村子裏死寂得如同墓道一般。我們聽不到一絲兒響，正街上竟然長了一尺多高的荒蒿，正街的房屋，沒有一家是完全的，完全被敵人燒壞了，只留下一張張如帆似的壞牆壁，抵抗着陣陣襲來的山風。

我很想停下來看看，因為這是「無人區」，離敵人據點很近的，隊伍要前進，不可能停下來。

在荒涼的山野里行進，一路上，連一個可以問路的人也沒有，幸好我們帶了一份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面很詳細地畫出我們要去的路線。偶爾聽到遠遠傳來一兩聲腳步聲，快接近時，這腳音便倉皇地消逝了。有時，也看到山那邊有一兩個人過來，但不等到接近我們，便飛也似的走了。好像恐懼什麼似的。

爲什麼呢？

我不懂得。我們在路上，甚至想燒點水喝也不可能。一路上的莊稼地都荒蕪了。到處是半人多高

的蒿草，彷彿走近了原始的山林，一切的事物都以它自然狀態生長着。

幸好這無人區只有五十來里地，到黃昏時分，我們終於宿營了，停留在孟縣境地離牛道嶺十八里的王家莊。在這個村子里，我們開始看到了人，不過還是很少，只一兩個，一間，原來還是屬於敵人製造的「無人區」。

雖然這個原先有五六十戶，但是所有的房子都叫敵人給燒了，只有村邊的幾間燒不掉的石密，算是村里唯一殘存的房屋。一路上被我們曾經稱道過辦事有能力的人，到這個村里來籌劃燒水做飯找房子却感到無能了。

首先是沒有房子，我們決定露營，用油布蓋在身上，露水和小雨都不怕了。水還好辦，村邊就有一條泉流，最困難的是鍋，全村的六十戶人家，鍋全被敵人打破了，只留下了三口——這是村里人，當敵人來時帶到地里去，堅壁起來，敵人退去才又帶回來的。現在還是每天隨身帶到地里，回來做飯時帶回來。我們只好待老百姓做完了飯我們再做。

趁着這個空閒，我和黃君兩個人到村里走走，全村原來的人口是二百九十四口人，在敵人的放火隊幾次到這一帶燒殺之後，絕大部分的人都逃亡了，大部分逃到解放區去，一小部分的人有四散到山溝裏搭窩鋪，不敢回來了。

現在村里只留下了十一個人，剛才我們進村時所看到兩個，是方從山溝里下來，看看村里的情況，敵人來了沒有。這十一個人，我都在村邊的那幾間的石密里看見了。石密門口，依然是冷清清，只偶爾從密里透出低微的嘆息聲，像游絲似的，斷斷續續。密門前掛着一付草簾，我打開簾子伸進頭去，里面頓時沖出一股難以言狀的臭氣，嘆息聲更高了。外密黑洞洞的，地上雜亂地鋪了一地的

草，大概就時臨時的床鋪了。裏面有四個大人和三個孩子，都聚集在炕上；四個大人就有兩個女的躺在炕上，生病，嘆息聲就是他們發出來的。剩下兩個大人，其中一個是瞎子，另一個雖然沒病，但身體的健康已到了最壞的程度。三個小孩一律圍在炕邊，混身泥黑，菜黃的臉上閃着兩隻沒有光芒的眼睛。見我和黃君進去，小孩子顯得恐懼，大人却表現得意外的恭敬和奉迎。我很奇怪，後來才知道，因為遭受敵人的災害太多了，以為我們是敵人。當他們知道我們是八路軍時，大人和孩子都驚奇地圍攏來，連炕上的病人也吃力地翻過身來望着我們，悽慘地說：

「你們可來了啊！」

「你看，鬼子把咱們村子糟蹋成個什麼樣子了！」

我看見他們的眼眶里溢出了淚水，躺在炕上的一個老太太說：

「我們一家八口人，走不動啊……」

「你們還有一個人呢？」我看密里只有七個人，便問他們。

「還有一個小子，五歲，叫狼吃了。」

全家人都沉入到深沉的悲哀里去了。

村子里除了他們這少許人以外，就沒有任何生物，沒有貓，沒有豬，沒有狗，連樹林的鳥也很少，一到夜晚狼便成群結隊地竄進村來，先前是貪婪地吃被敵人打死的屍體，吃完了，便跑進人家吃小孩，三個月來村里被狼吃去了三個小孩，他家的就是其中之一。

敵人統治不了這個地區，就殘酷地造成了這樣一個空前未有的無人區，把三十里一帶的村莊送進了歷史上少有的死亡飢餓荒涼的大災難里。這就是敵人在中國建立的「東亞新秩序」。